

複製人類的反思

刊於神思第 38 期

黎家賢

1. 導言

近日報章上報導了關於遺傳工程學的大突破，英國的科學家成功地利用遺傳工程技術複製了一隻羊，這是人類首次以成年哺乳類動物的成熟細胞複製出完全相同 DNA 的生物。複製科技 Cloning（或稱為無性生殖技術）這突破性的成果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因為若將此技術用於複製人類身上，在在會為醫學界和社會各界帶來震撼性的衝擊，特別是人類的倫理道德觀念，更可能因而受到摧毀性的威脅。隨著新複製科技研究成果的公報，梵蒂岡羅馬教廷亦發表意見和作出回應，此技術的應用也會牽涉到基督宗教的信仰和倫理的觀念，因此希望藉此篇文章去探討及反思複製人類的倫理問題。

本文除了嘗試綜合列出對複製人類的各種正反論點之外，亦試從羅馬天主教的倫理立場去分析這種複製基因技術，包括聖經的啟示、教會的訓導和最新的教理的看法，最後會加上筆者的見解和觀點。盼望這篇短短的文章能提高人對複製基因科技的關注、加強人對此的認識及邀請人作深入的分析。

2. 複製人類

2.1 複製人類的可行性

複製動物的技術日趨成熟，蘇格蘭愛丁堡 Roslin Institute 的胚胎學家 Ian Wilmut 及其領導的研究小組，最近成功地利用成年哺乳類動物的細胞進行複製，把成年細胞遺傳基因的時鐘重新設定，令未受精的卵子接受而複製出動物。這項複製遺傳科技研究首先在羊身上進行，而一隻名為 Dolly 的複製羊已成功誕生，這標誌著複製科技 Cloning 的大突破，大大超越過往只能利用動物胚胎的細胞去作複製動物的技術，為未來的發展踏出了一大步。

今次成功的研究是 Wilmut 與其他工作人員首先從一隻白色已懷孕的成年母羊的乳房中切取組織細胞，他們刻意把這些細胞保存在含有濃度 0.5% 小牛胎兒血清的血漿中，使細胞從血漿中所獲得的養分不足，因而進入「睡眠」狀態，這有別於一般細胞保存在含有百分之十濃度的養料血漿中，由於細胞處在「睡眠」狀態中，它們會「忘記」了自身是乳房內的成年細胞，而只會「記著」本身的遺傳基因。這樣就解決了過往的研究裡移植進的細胞因受卵子所觸發而發育得太快，現在 Wilmut 的細胞則因進入「睡眠」狀態而尚未開始分裂及將其 DNA（脫氧核糖核酸）轉移。他再從另一隻羊取出卵子，然後把其細胞核（原來 DNA 所在之處）移去，再將兩者並排在一起，以電火花使之融合，這時，卵子變成如受精卵一般。接著就是用普通的人工受孕方法，將這受精卵植入一隻雌羊體內；經過四個月的

懷孕，雌羊誕下一頭小羊，經 DNA 測試，證實這頭新生的小羊的 DNA，與原來捐出乳房細胞的羊吻合，亦即成功地以成年羊的細胞複製出 DNA 完全吻合的羊。

相信以同樣的複製技術或研製方法，即從成年動物取出組織細胞，以特殊的方法使之進入「睡眠」狀態，再與去掉細胞核的卵子駁通電流融合成受精卵，用人工受孕方法培育成 DNA 完全吻合的複製生物。雖然複製人類較為複雜困難，但理論上這技術亦能適用於人類細胞的複製上，也即表示複製人類並非全無可能。雖然今天仍未能把這複製技術在人身上進行，但很多的科學家相信假以時日〔若落實發展這門技術，十至二十年間後，科學界定必可能更成熟地掌握複製技術，相信遺傳工程這方面的發展將勢在必行。

2.2 「複製人」是誰

雖然科學技術上複製人類是理論上可行，但若然有一天真的成功複製出一個 DNA 完全吻合細胞來源者的「複製人」時，定必掀起社會上莫大的震撼和衝擊。首先「複製人」的身分是誰？他是否完全等同於原來的人（成年細胞的來源），享有這人一切權責？「複製人」有沒有獨特的靈魂？同源的「複製人」又是否獨立的個體存有？「複製人」是否一樣擁有基本人權？「複製人」的父母家人又是誰？他要在何種的環境下長大？他的生理和心理又會否因而受損或受影響？如何分辨兩個或以上聲線、樣貌、指紋、DNA 及其他一切完全相同的「人」？最終的問題是「複製人」是否一個「人」？這一連串關乎「複製人」存在的社會及倫理問題仍有待研究和解答，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新的倫理問題也會隨之而出現，我們除了一方面讚嘆和享用人類智慧的卓越成就的同時，亦要小心考慮科技運用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問題，盼望科技的發展能在倫理道德的指導下為人類促進真正的幸福。

3. 複製人類的利與弊

遺傳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早在本世紀初已正式起步萌芽，各地的科學家和研究員不斷加入及參與發展，現成為科學界中最龐大的廣泛研究計劃，其研究成果亦隨著時日而得到確認，特別在醫學上的研究成果，對疾病的預防及治療貢獻出一定的成就；另外在農業上亦為改良動植物的生理質素、提高生產量等建樹不少。複製技術近年來更備受重視，複製生物已不再是科學小說中的幻想，而是人類科學成果的一部份，這使一些過往十分困難培育的生物，能利用複製技術來複製培植，讓品種改良、產量增加、成本降低和質素受控，為人的生活帶來不少的裨益。

但複製人類始終與複製其他動植物有所不同，當中對社會結構，對文化及法律的衝擊更為具大，所牽涉的倫理道德的問題也更為複雜。因此，就這新穎的科學技術的爭議此起彼落，惹起軒然大波；以下將分別簡潔地列出正反的論點：

3.1 支持複製人類的論據

- 複製技術或無性生殖技術使人類成為生殖的製造者、選擇者和設計者，即生命的主宰，這技術讓人可按照其自身的需要或要求，複製出各式各樣的人，超越了自然的規限和法規，這是把人類的智慧和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致，是人類的偉大的成就和進步，應予以確定和讚賞。
- 複製技術能把生物的優秀品種、良好素質等因素，毫無改變地傳遞下去。生物任憑品種如何純正、優良，倘若一代一代繁衍下去，通過有性的繁殖，下一代便難再保持一致，特別在保持種族或家庭血統的純正和優越上，無性生殖可避免近親通婚所引致的弊病，實是優生學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 複製技術背後的基因工程可以透過剔除或植入某些特殊基因而治好某種遺傳病症，或改良人的生理及心理素質。複製基因技術是現有很多遺傳疾病的唯一根治的希望，它可使很多因這類頑疾而受苦的病人，特別是幼小的嬰孩或兒童得到治癒，他們的家人亦能重過正常無憂的生活。
- 複製技術可以使我們永遠保持我們人種中的最佳基因，例如用愛因斯坦或貝多芬的身體細胞來複製許多具有他們全套遺傳物質的個體；也可以用它來阻止有缺陷的基因在人類基因庫中的傳播。在使細胞 DNA 與去掉細胞核的卵子駁通電流融合成受精卵前，科學家大可檢查遺傳基因的完整性，及或將其加以人工修改，來確保人類下一代的優良素質。
- 複製技術能替器官移植或輸送血液提供全無排斥的備用品，在有需要時亦不必別人的捐助，隨時隨地可從自己的複製人身上取用，且無須擔心有排斥的現象。這實在為醫學界治療病患者方面提供了一條嶄新的出路，大大解決了現時很多棘手的難題。
- 在未來作探索太空宇宙航行時，探索者可以帶同若干的身體細胞去到其他行星，在那裡進行繁殖個體。或是其他危險性極高的任務：如勘探深海、或是作醫學上某些人體臨床試驗等，都可由複製人代勞，大可不再用青蛙、白老鼠了，相信效果亦會更好。
- 在未來作探索太空宇宙航行時，探索者可以帶同若干的身體細胞去到其他行星，在那裡進行繁殖個體。或是其他危險性極高的任務：如勘探深海、或是作醫學上某些人體臨床試驗等，都可由複製人代勞，大可不再用青蛙、白老鼠了，相信效果亦會更好。
- 複製基因技術也可為不育的夫婦或同性戀者繁殖下一代，藉此技術只需利用其中一人的基因便可複製出子嗣，更可透過選擇男女的基因而定下一代的性別，為寂寞的家庭帶來希望。
- 複製技術可為那些因患病或意外喪偶的夫婦帶來慰藉，透過複製伴侶的基因而生出一個完全與已亡者相同的小孩，為他們來說這複製人是最佳的生活伙伴，養育他們亦足終老餘生的最好寄託。

3.2 反對者的觀點

- 用這種辦法在實驗室內繁殖的複製人是不合乎人道的。人的出現再不是男女夫婦愛情行為的結晶品，而只是實驗室的人工產品而已。嬰兒是應以人的方式，即在婚姻愛的徹底結合下進行，而非實驗室形式下出世。
- 每個人都具有自己獨特基因組合的權利，作獨一無二的個體。複製技術剝奪了這種「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權利，使人淪為複製品；這是一種邪惡破壞性的行為。人珍貴之處就是他在世上是獨一無二的，假若人人可以無限量地複製的話，人還有何價值可言？
- 複製人縱使在先天因素上與母體相同，但也是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百分百人類，若強要他供應器官，或將他作為實驗品，或強迫他替我們承擔極度危險的任務，都是對他不公平。要知道複製人有其個人意志，自由思想，不受控制，若一廂情願地要他服從行事，恐怕不易達到。
- 複製技術極有可能被濫用。就算是以優生學為理由，採用複製技術在人身上仍存有被濫用的極大風險。極權的統治者，如希特拉之流，可利用它來複製自己；犯罪集團的頭子可利用它來複製一些高效率的犯罪份子；一些野心科學家為創造一個穩定和易於控制的「美麗新世界」而複製出一群又一群基因一致、功能各異又不會反抗的族群，如：以智力低於常人基因之人充當奴隸，或以好戰基因的人作戰爭工具，及以少數「優質」基因群作領導……等。
- 今天人類國際社會連起碼的人權、人性尊嚴等尚未獲普遍的承認、重視和尊重，世界仍存有許多的不義和人被剝削利用的情況，正正顯示人類整體的心智和道德感仍未有足夠的成熟程度去處理複製人這種高風險的科學技術，故至少在目前的階段應禁止使用。
- 無性生殖在其繁殖複製過程中，需要去掉細胞核的卵子作為必須「原料」，經電流融合成受精卵也需在母體內培育成長，因而使雌性起了主導作成及成為無可或缺的角色，相反雄性的地位角色甚或重要性則相應地大幅滑落，兩性家庭的社會架構也勢必崩潰。
- 複製人的出現會使人的身份變得混亂，由於複製人與基因來源者外貌形體、基因指模無一有所分別，這對社會秩序、身份記錄或法律治安帶來很多難題，更甚者萬一複製人作惡犯事，也有可能牽連到來源者。
- 一如人工授孕技術一樣，無性繁殖若想保證複製成功，按照科學研究的一般做法會同時嘗試融合很多精卵，亦會一起將它們放進母體內培育，在整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失敗受精卵，不能發育成健全的人，雖然是胚胎很早期的生命形態，但這實實在在牽涉到很多個體生命的損毀。

複製技術要應用在人類身上，現時相距成功似乎仍然很遙遠，但其倫理道德的爭論則十分廣泛熾熱，支持及反對的聲音都各據一方，相信並不能在短時間內簡單地提出一個可讓大家接受的共識意見。複製技術的研究很可能會繼續進行，而社會各方也會「更是應該」就此技術繼續探討下去。

4. 天主教教會的立場

由於在蘇格蘭的複製實驗成功，人們對於人類複製的可能性，議論紛紛，就此敏感問題，梵蒂岡信理部拉辛格(Ratzinger)樞機明確表示，教會極嚴肅對待複製技術或稱為無性繁殖的問題，實不能對人類生命視作等閒這技術將帶來無可估量的危機。他表示毫無疑問教會所關注的，是複製技術甚或複製人類對道德及倫理的影響，教會將傳媒的幫助，去從道德角度討論無性生殖的問題，而不討論科學技術的層面，教會必定堅持人的尊嚴及捍衛生命，所有違反天主意願是不被允許的。「若研究是針對減少饑餓或對抗疾病，這是可以接受。」然而樞機亦強調有關的研究不能觸及神聖的生命，這是一條明確的底線。他又一再強調科學須在倫理規範的指引下發展，這並不僅是教會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獨力堅持，其他人士，包括科學界或非科學界，均應明白道德規範的必須性。

巴西主教威能達(Valentin)曾在巴西國家主教會議上，敦促人應以堅實的生物倫理學說，去演繹遺傳實驗。他指出教會需求一切與遺傳有關的實驗，遵守一套守則，避免人類生命，遭受如實驗室內的動植物同樣對待。他認為我們要清楚指出，動物遺傳與人類遺傳，截然不同，人是獨特的，不能加以複製。一隻複製的動物與原來的動物一模一樣，但複製一個人是創造一個新人，另一個獨特的人。主教更指出歷史很清楚的顯示，科學不是中性的：原子彈的禍害，納粹黨的所謂「優越民族」，都是科學的產品。

香港公教醫生協會主席何曉輝醫生，曾在公教報上認為，有關複製基因技術倫理道德的討論實在不夠，他表示該協會的立場是：「婚姻乃聖事之一，神聖不可侵犯，生殖只能夠在婚姻下進行」，同時他又從科學角度，指出了此複製技術不少的危險，如副作用可能會在幾年或幾十年後方才出現；他表示這無性繁殖，無論過程或產品都可能出現令人不安的危險與困難。

4.1 聖經的啟示

創 1:26-28「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和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創 2:7「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的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為了有靈的生物。」

創 5:1-2「當天主造人的時候，是按天主的肖像造的，造了一男一女，且在造他們的那一天，祝福了他們，稱他們為『人』。」

詠 8:5-7「世人算甚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甚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竟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作他冠冕，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

德 17:1-3「上主用塵土造了人，又使人歸於塵土；給他限定了日數和時期，賜給他治理世上事物的權力。按照自己的本性，賦給他德能；依照自己的肖像，造成了他。」

綜合以上的聖經章節，我們知道人的生命來自天主，這是天主的恩賜、肖像和印記，是分享天主生命的氣息；因此天主是生命唯一的主，人絕不可隨意處置生命。

生命的神聖是奠基於天主及祂的創造活動中，因此人的生命和死亡都在天主手中，在祂的權下。而且天主託付給每一個人一份使命，就是要維護和促進生命，表現對生命的尊敬與愛，同時亦召喚這天主的肖像去分享自己對世界的統治權。在這種分擔天主的治理權當中，男女結合、生育繁殖就正是人參與天主的「造化工程」，滿全自身受託的責任。這樣生育兒女是一件非常屬於人性，它牽涉到「成為一體」的夫妻雙方；但也因天主親臨在其中，且是充滿宗教意義的大事。

可是複製人類在在表達了人侵犯和損害了作為天主肖像神聖的生命，亦在僭越及冒犯天主主宰生命的權柄，也是對天主付託任命的失職，破壞了天主要男女結合成為一體的安排。每個人身上獨特的靈魂和天主的肖像是絕對不能複製，縱使複雜人的生理基因方面與母體相同，亦不可擁有其作為獨立個體一樣的本質內涵。雖然聖經人沒有直接提到複製基因技術的啟示，但從整體的思想去考慮及回應這問題時，我們不難發現聖經內有相當多的反對思想，聖經的中心訊息就是捍衛生命的神聖和尊嚴。

4.2 教會的訓導

一九八七年天主教教廷信理部頒佈的「有關尊重生命肇始及生殖尊嚴的指示」文件中，開宗明義說：「教會訓導當局無意以專家身份干預某一類型的實驗科學」，而只是「本著傳揚福音的使命和牧民職責，就人性尊嚴和人的完整使命提出相關的倫理訓導」。因此，教會認為「若與宇宙間其他生物繁衍比較，人類生命的傳衍有其獨特性。這獨特性源自人類的特殊本質。人類生命的傳遞，是由自然付託給個人的有意識的行為；這行為必須遵循天主聖神不可侵犯的誠律；這些誠律人人都該承認和恪守。因而一些可以用於動植物的人工傳生方法，對於人類是絕不容許的。」(No.4)

「試圖或是假定在性愛之外，透過『雙胞胎裂變』、無性生殖(cloning)或單性生殖(pathenogenesis)而製造一個人，都是違背道德律的，因為這些行為同時違反了人類生殖和夫婦結合的尊嚴。某些企圖影響染色體的(chromosomic)或遺傳因素的措施，如果不是為了治療而是為了按照意願選擇性別或其他優生因素而製造人，乃屬違背人性尊嚴及其完整和身份。因此，決不能為了人類未來利益，而予以認可。每一個人都須受尊重，即是自生命肇始時他的權利和尊嚴受到尊重。」(No.6)

另外在教宗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諭中，肯定生命是神聖的，因而不可侵犯的，人不能因著一些權力、利益或需要而任意處置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生命

並不屬於人自己，因為那是造物主及天父的所有恩賜(No.40)。複製人類是人藉科學技術操控神聖的生命，改變生命產生的自然規律，這種自比為創造者的態度，實實在在侵犯了生命的主天主(No.15)。

再者教宗在「給家庭的信」中說：「當一個新人因兩人婚姻的結合而誕生時，他同時把天主特別的肖像和模樣帶到世上。我們肯定一對夫婦懷胎並生產新生兒，成為父母，是『以特別的方式』與造物主天主合作，更是天主親自臨於人類父親和母親的身分中」，但是若以複製基因產生生命時，不但離開了夫妻親密共融的愛及結合，也只能運用父母二人中之一的基因複製下一代，徹底地破壞了造物主原來愛與生命的安排。(No.43)

通諭亦在開宗明義處指出這些操控生命的技術和手段，常以「不忍看到不育的家庭、寂寞的鰥寡、病患的兒童、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等的受苦」為借口，誤導大眾的同情心，實際卻包藏功利、優生的動機及禍心，只容許某些生命的出現，而限制和拒絕另一些的生命。

通諭論述現代的心態十分恰當，當他們失去對天主的感覺時，亦同時失去了對人的感覺，他不再把生命視為神聖，當作是天主交託去負責的禮物，相反更視為「物件」，擁有的財產(No.22)，在複製過程中運用的受精及被培育的胚胎等，完全不被視為擁有權利的主體(subject of rights)，任意遭受擺佈操控，甚或損毀及犧牲，這是將主體(Subjectivity)觀念推至極端和扭曲解釋的表現(No.19)。

4.3 新教理

針對複製人類這問題，《天主教教理》有這樣的一段話：「科學和技術是爲了人，由人而開始，靠人而發展；因此，科學和技術在人性和人的道德價值內，得到它們的目的並意識到自身限度。」(#2293)即是說，科技不能脫離人，以自身為目的獨立發展。當科技發展違背了人的尊嚴、不以人為服務對象而對人造成傷害，發展已到了極限。「在科學研究及其應用上，宣稱中立，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2294)

基督信仰，催迫信徒進入生命的深層意義。人不單遵從自然律和人類社會所訂立的法律，更要遵從上主所啓示的法律，即是說，出於愛的推動，出自內在動力，自發行事，而非由於被外界操縱，出自怕懼之情。(#1972)「無性」繁殖，最大的問題是「無愛」繁殖；複製人，只是高科技實驗室的產品。提出複製人這個可能性，本身已對人的存在發出警號：人容許生命的傳衍，完全與愛絕緣。

基督徒相信人的生命是神聖的。「生命自一開始就含有天主的創造行動，並與造物主即與人生的唯一終向，常保持著特殊關係。唯獨天主是生命的主宰，自生命的開始直到生命的終結」(#2258)。因為這個特殊關係，人應對生命，既存的和將出現的生命，保存一份高度尊重，即使自以為有能力，也不能肆意操縱、利用、或改變其結構，複製人類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冒犯了造物主天主，且有著和原祖所犯下的僭越反叛的罪惡傾向。

科技發展，為治療疾病，為改善健康，是值得鼓勵的。但是培養人類的胚胎，

作為可利用的生物原料，然後棄之，是不道德的(#2275)。因為人的生命及所有的權利，自開始就應該絕對受到尊重和保護。人的權利「取決於個人，不取決於父母，也不是來自社會和國家的施予；人權乃屬於人的本性，寓於個人之內，源自使他開始存在的創造行動。」(#2273)

的確，以人作為對象的研究和實驗，並不能使在本質上違反人之尊嚴和道德的行為成為合法。接受研究和實驗者即使同意也不能使這樣的行為成為正當的。所以作複製人類的研究利用數個或更多的卵子，與進入「睡眠」狀態的成熟已分裂的細胞 DNA 融合，成為受精卵及移植入母體培育，照現在的研究成功比率是二百四十七分之一(按照蘇格蘭複製羊 Dolly 的研究成功率)，當中相信會有不少的受精卵在過程中死亡或發育成畸形個體。這樣對人的實驗，若使接受實驗者的生命或身體及心理的完整性，承受不相稱的或可避免的危險，在道德上是不合法的(#2295)。

生育子女是婚姻制度及夫妻之愛的目的，因為夫妻的愛自然傾向生育(#2366)，夫妻性愛的結合是傳生生命的自然途徑，是造物主天主的安排和邀請，讓夫妻能與祂合作完成使命(#2367, 2369)。可是，無性生殖則違背了這命令，使兩性婚姻、愛的結合和生育子女三者解體，拒絕了天主合作的邀請，離開了婚姻原來應有的意義。

5. 綜合與反思

對於複製基因技術或複製人這科學研究的討論，筆者有下的見解和看法：

人是社群的動物，社會是我們生活的根基，人的一切活動都與我們身處的社會有所連繫及相互影響；科學研究活動亦一樣，它不能完全脫離社會而獨立自存，以絕對的自由及以自身為終向而任意發展，相反科學的定位應放在為人類和大眾謀求「真正」福祉而作出服務和貢獻，因而科學研究須合乎社會倫理道德的要求、維護人類生命和尊嚴、順應大自然的規律(即不相反造物主的原意)。科技的存在絕對是為了人，而不是本末倒置的人為了科技，科技應切實地回應人整體真正的需要。科技肯定為人帶來了不少的方便和裨益，有其積極改善生命的作用，但其應用後果對社會大眾牽連及影響甚大，且牽涉到理性基礎和價值觀的問題。的確，科研發展不單只是由專家決定，且更應由全人類去共同議定，科學家的責任就是提供全面和完整的資料，讓大眾可更清楚理解及作出適當判斷。

倫理生活關注人的合理行為和人際關係現代人對彼此的相處和交往更益發重視，但複製人類卻在製造一個和任何人全無關係的「孤兒」，使「他」脫離人生存所應有的各種人倫關係，因著他是複製人而沒有所屬的社群，一出生就是無父母、無親屬、無朋友等，身心的發展定必受創傷。這樣，由於科學的探索而產生人倫的不幸，和製造非不可避免的悲劇，實在是倫理上的不道德，是有理性的人所不能接受。另外，複製人的出現會也會使人的身分變得混淆，由於複製人與基因來

源者外貌形體、基因指模無一有所分別，這對整個社會秩序、身份記錄或法律治安帶來很多困難和問題。

生命的形成、孕育及出現都應在愛和家庭中進行，子女的新生命是夫婦愛情結晶品，愛是生命的泉源，亦是生命主要的元素和養分。天主制定婚姻存在目的是為了夫婦的幸福和傳生下一代，造物主邀請人去分享自己的生命和愛，同時亦使他們成為創造化育的合作者，因此生育子女是夫妻婚姻愛情的高峰和圓滿。然而，在實驗室內以人工科學方法複製出來的人，違反生命出現的自然方式，使原來密不可分的愛、婚姻及生育的整體瓦解，傳生後代脫離了愛的結合，夫妻再不是生命創造的合作者，而純粹是材料的提供者，子女亦不再是父母愛情的結晶，甚或不是由母親親自孕育。現今我們已肯定人必須在愛中成長，在一個完全沒有愛的環境下長大，對人會做成深遠嚴重的心理影響，阻礙個體的正常發展。人工無性生殖所培育出的人，會否因為生命產生的不同方式(缺乏了愛)而受到損害影響仍是未知之數。

科學家對複製基因研究的動機亦是我們值得關注的要素，盡管科學技術是中立(筆者有所保留)，但其研究和應用的人卻有善惡好壞之分。歷史的經驗及教訓告訴我們，科學研究和應用往往會受有權勢者甚或政府所利用和操縱，違背了科技為大眾改善生命和生活的原意，而變成野心家或獨裁者的工具，利用這複製科技為達優生、操控或其他帶有政治的目的，危害到大多數人的安全和利益。那麼，複製科技本身就潛藏著有被濫用的危險性，複製科技可能出現的誤用還未經廣泛的討論和找到預防解決方案，就草率進行加速研究，筆者認為將帶來嚴重的社會混亂和不易解決的問題。所以，科研的動機就必須要去考慮和受到質疑，才確可保持自身所走的方向無所偏差。再者信仰也告訴人性的軟弱及罪存在的事實，因為黑暗的力量藉引誘和考驗不斷地左右著人，基於自身的有限與愚昧、罪惡的勢力及墮落環境的薰陶促使人很易偏離善和理智，讓科研不再為人服務。科學家應接受社會的指導和監察，重視研究的倫理道德幅度，讓大眾參與其中，在交談下共同作出決定。

生命並非一件工具，不須為別人的利益或好處而存在，它本身就有其獨特價值及存在權利。所以，任何科學研究若不是顧及人生命的整體利益，包括每一個人和人類整體、內在和外在外、物質和精神、生理和心理、目前和將來等各方面的真實全面幸福，決不可以人及其生命作為實驗研究對象。為另一個個體提供移植的器官、舒解喪偶的寂寞、完成極度危險的工作或作人體醫藥研究的實驗品等，都是把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當作工具，是把生命「物化」；更糟的是把他們「商品化」，為顧客度身訂造複製某些人類來謀取私利。

現在複製生命科技的研究，其成功率並非如想像中那麼高，無性生殖若想保證複製成功，便須同時嘗試融合很多受精卵，亦會一起將它們放進母體內培育，在整個過程中會有很多「失敗」的受精卵，在未發育成熟脫離母體前夭折，或出生後不能發育成健全的「人」，雖然它們是一些胚胎或早期的生命形態，但這實實在在牽涉到很多「人」生命的損害和摧毀，在倫理上是不道德的罪行。再者，由

於成功複製出一個基因全等的人之機會很低，成功的比率是二百四十七分之一(按照蘇格蘭被製羊 Dolly 成功率)，成本或費用將是相當巨大和昂貴，相信不會是一般普羅大眾所能負擔，亦即表示此科技極可能只成為富有人士的「專利商品」；倫理強調人行爲的合理性，單爲一少撮人的私人需要及興趣而須危害眾多的生命，在無相稱的理由(appropriate reason)下發展研究這種複製科技是倫理上錯誤的行爲。

很多科學家或研究員都抱著征服物理世界、超越大自然的規律爲研究目標前進，這種與大自然對立的意義和心態，正正表示出我們對自由和及主體意識的曲解和無知。人對自身作爲世界主宰、萬物操縱者及生命創造者的認同和了解，使人不斷地脫離所有內外的限制，放肆地按自身的喜愛或需要，去玩弄、去操縱世上一切，甚或神聖不可侵犯的生命。Might is right 是科研人員相信的金科玉律，他們藉科學研究自由而肆無忌陣地改造世界。要求獲准免除倫理道德的指導及監察，所有研究只從外在物理層面去考慮，而忽略其道德價值及善惡好壞的問題，使部份害群之馬能更有機會、更容易蹂躪擺佈其他人和物。所以，社會可設立監管的機制監察科學研究及其應用，可考慮以立法形式加以限制和確保其透明度；更重要的是市民的參與及關注，利用輿論壓力去發表意見和左右決策；盡量全面去推廣教育，使科學家和大眾都承認科學研究顧及倫理道德幅度和接受自身應有的限度。

無論任何人都肯定生命的寶貴和重要，作爲一個基督徒，筆者更相信、接受及承認另一層的見解，就是只有天主或造物主才是一切生命的來源和主宰，生命並不單只有現世，更有來世永恆的幅度。人的生命並不是完全被自己所擁有和主宰，人的自由也非絕對，因爲天主在創造人時就有其計劃安排，在人身上賦予自己的氣息及刻印自己的肖像，並給予他們管治和繁殖的使命。這樣一如教會訓導或新教理的思想，筆者認爲科學家複製人類帶有冒犯干預天主的創造，破壞天主對人的計劃的「味道」，尤其是其對生命的態度，在在使人懷疑他們的動機和出發點，因爲複製人類的研究無論在過程或成果都難看到對人性尊嚴和生命神聖性的重視和尊重。妄顧一切去追求科技上的突破，爲滿足人類自大及虛榮心，筆者則認爲這樣的研究須暫時停下，一起重新思索其意義和價值，與其他人商討後再作決定。生命是天主的恩賜禮物，本質是神聖不可侵犯，人應時常在生命前懷有敬意，盡力去保護其完整性、尊嚴和內在價值。

複製技術的發展並不單純是准與不准、好與不好的爭辯或批評，筆者認爲更值得考慮和商討的是如何去面對這技術應用的問題，盡量使這日新月異的科技能免除負面的深遠影響和剔除危害生命的後果，提出及制定一些規範性的指引，協助科學家去研究及應用這種技術，望能使其發揮積極建設的作用。對於將這技術應用到人類身上，筆者認爲暫時還未有足夠或相稱的理由支持，實實在在弊多於利、損害破壞大於建設貢獻，就算根據那些贊成者所列舉的理由，倫理判斷上也不大被社會大眾認同和接受。況且，解決支持者所提出的難題也不只複製生命唯一的途徑；或許人類在解決生命困境的同時，不應只從科技發展方面著手，也

可反思作為「人」自身的存在本質、生命價值和基本抉擇等內在問題，相信或能獲得一份更深的自我認識，及找出解決的方向。

6. 結論

無性生殖或複製基因技術無疑是人類智慧和科技的一大突破，正正表達出人類對生命的物理層面的駕馭，隨著「多利」的成功例子，科學家相信會更進一步推廣和深入研究這神奇技術，雖然有不少的專家學者認為要成功應用於人類身上仍很遙遠，但對於複製人的倫理道德關注和討論亦須繼續。盡管科學研究應享有自由和尊重，其成果也要被肯定，但更基本和更重要的是科學存在的目的，希望所有科學的研究者別忘記，科學是為造福人類、貢獻社會，絕非為社會帶來不安和危機，其所賦予的自由是放在人類整體真正的尊嚴及利益的大前提下，一切研究亦要回應生命神聖的價值、人類整體的福祉、社會全面(生理、心理、精神和靈性)的需要，科技應被視為途徑手段而非最終目的，相信這樣的科學研究才會是有建樹和有價值。

參考書目

- 思高聖經學會,〈聖經〉,香港,1968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天主教教理〉,香港,1996
 Bohin, R., "The Little Lamb That Made a Monkey of Us All", ProbeMinistries, 7 March 1997, www.leaderu.com/orgs/probe/docs/lambclon.html
 Bohin, R., "Can Human Beings Been Cloned?", ProbeMinistries, 21 June 1997, www.leaderu.com/orgs/probe/docs/lambclon.html
 Bohin, R., "Can Humans Be Cloned Like sheep?", ProbeMinistries, 21 June 1997, www.leaderu.com/orgs/probe/docs/lambclon2.html
 Kluger, J., "Will We Follow The Sheep?", *TIME* 149 No.10(1997)37-40
 Krauthammer C., "A Special Report On Cloning", *TIME* 149 No.10 (1997) 30-31
 Krauthammer C., "Clone, Clone On The Range", *TIME* 149 No.10 (1997) 42-43
 McCormick, R.A., S.J., *How Brave a New World?*,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81
 Nash, J.M., "The Age of Cloning", *TIME* 149 No.10 (1997) 32-35
 Wright, R., "Can Souls Be Xeroxed?", *TIME* 149 No.10 (1997) 41